

想念看电影个欢乐

文 / 赵妃蓉

茄山河

因为疫情，老长一段辰光没到电影院看电影了。特别想念可以自由进出电影院，勿用戴口罩看电影个日脚，也特别怀念小辰光看电影个欢乐时光。

记得小辰光看电影是每年六一儿童节个固定节目，到了那天，阿拉就手拉手走进大光明电影院，长大以后才晓得原来那家电影院搭仔旁边个国际饭店是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嘞。当年每趟走进大光明电影院，总感觉特别敞亮，埃歇辰光上海居民居住条件比较逼仄，所以那间宽阔个内部空间辣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

现在电影正片放映前一般伙会先放几段广告，老早是听没广告那物事，但正片放映前总会有一段《祖国新貌》纪录片，大概十分分钟左右，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嘞，最常见个内容就是阿拉国家各个地方热火朝天搞建设个场景。因为当时阿拉国家是农业大国，所以每趟伙能看到收割机辣麦田里向驰骋，麦浪滚滚个画面，扑面而来个伙是

金灿灿个感觉，那丰收个喜悦感受就算隔仔电影幕布还是可以感染到观众。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感觉激动。

小辰光看过个电影，现在往往记得完整情节了，一般伙是记牢某个场景、某段旋律、某些只言片语，但是这种记忆个意义实际浪向是塑造了人人个心灵底色，伊拉就好像辣我幼小个心灵里种下了一颗颗种子，关于友情、关于爱、关于离别，也关于死亡……

像《戴手铐的旅客》主题曲《驼铃》响起个辰光，戴着手铐个男主角立辣飞机舷梯浪向转过身，深沉个旋律响起，打动人心。《泉水叮咚》讲个故事要单纯得多，是讲退休教师陶奶奶办幼儿园，为双职工排忧解难个事体。埃歇辰光，双职工家庭里个小囡伙会辣头颈浪挂一把屋里个大门钥匙，俗称“挂钥匙个小人”。电影内容虽然简单，但老贴近实际生活，现在叫“接地气”，那现实题材个电影当时是老多个。《八仙过海》是记忆里向最闹猛个电影，不仅因为里向个神仙伙有奇奇怪怪个神通，顶顶重要个是我最羡慕里向所有人伙会腾云驾雾，飞来飞去，实在是太自由啦。越刷电

影《五女拜寿》里向茅威涛扮演个邹士龙唱出“请姑娘放心喝下这暖肚汤”时，尹派唱腔中音色圆润、气韵悠长个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对尹派唱腔产生了浓厚兴趣。《烛光里的妈妈》放映个辰光我刚刚读初中，被电影里母子情深个情节感动得一塌糊涂，看过以后就参加了影评比赛，后来我还因为要去领奖第一趟向老师请假，觉得特别光荣。《古今大战秦俑情》个主题曲是“焚心以火”，广东话歌词当时听没完全听懂，但是看到巩俐演个冬儿吻别蒙天放，拿生个希望留留伊，自己转身冲到火海，选种不顾一切个感情让我邪气感动，尽管埃歇辰光还勿懂得究竟啥是“爱”……

小辰光还曾经有一部听没看过成功个电影，是隔壁班个男生辣暑假里偷偷送来一封信，约我到电影院看电影，我勿记得具体是啥电影了，只记得收到信个辰光心跳个感觉。结果当然是听没去，但是一直记到现在。小辰光看个电影里向听没炫目个特效，但有浓浓个情意，和电影有关个记忆中有情窦初开个悸动，有和亲人一道看个亲情和温馨，也有我对那世界个懵懂认知……

去鱼头王店吃酱汁肉

文并图 / 沈一珠

灶披间

写这篇个辰光，正好从网浪看到一家之前吃个饭店出了一篇推文：一块有情怀个酱汁肉。

文章一开头就讲，苏州人勿时勿食，即使日日有、天天吃个肉，也是有时令变化：春天酱汁肉，热天粉蒸肉，秋天扣肉，到了大冷天就是酱方了。至少辣伊拉个饭店里，那几块肉出个辰光是勿会弄错。

其实，我翻趟要讲个是另外一家鱼头王饭店。

第一趟去，本来是请几个朋友一道去吃七宝鱼头王，结果有人坚持要到那家鱼头王店，因为吃过，觉得味道好。结果就去了，哦哟，生意好得来，两层楼饭店，吃客涌进涌出。第二趟，是另外一个朋友约，发地址一看，又是这个地方。选位朋友住辣淮海中路，专门来上海西部比较落乡个选家饭店，也是听了朋友个朋友介绍。看上去，已经有点“酒

香不怕巷子深”个意思了。

至于到底哪一家饭店更加好，倒是勿好乱评论，只能讲到那家店吃鱼，仪式感老足：一条廿几斤重个鱼拎出来看看，吃客同意了，再一鱼四吃：先是剁椒大鱼头，再是一盆雪雪白个鱼头汤，一大盆熏鱼，之后，再来一碟浓油赤酱个红烧划水。配套点心是一大碗韭菜小馄饨，拌了剁椒鱼头个汤水，邪气入味。

其实，七八个人，点一条鱼就够了。只勿过，一条鱼从处理到四样花式烧好端上来，需要一段辰光，所以，阿拉还是点了几只菜热身，啱，就碰着那碗焗红、糯笃笃个酱汁肉了，是春天里个胭脂红，跟之前个“有情怀个酱汁肉”也算有个呼应。

关于酱汁肉个烧法，前两年去吃饭辰光，老板倒是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只勿过，大家伙懂个，就算仔仔细细听依听，依也不见得烧得出伊个味道。所以，屋里烧菜，味道能有七八分像也就可以了。想想，一家饭店生意好，总



是有道理。

酱汁肉个食材：五花肉1斤、红曲粉、黄酒、桂皮、八角、葱、姜、盐、酱油、冰糖。

做法：先拿五花肉整块洗净，摆进锅里焯水，之后捞出来，洗净沥干，切成1寸左右个方块备用。肉块入锅，加黄酒、桂皮、八角、葱、姜、酱油以及红曲粉调制个汁，拿肉浸没，大火烧开，滚一歇歇，加冰糖，转小火焖到酥烂。出锅前开大火收汁，拿葱姜等配料撇出来，就可以盛出来吃了。

老里八早

再过几天就是“立夏”了，记忆里老早到了立夏那天早浪要吃蛋，中浪吃过中饭要“称人”，也就是称体重。至于具体有啥讲法，有啥典故，埃歇辰光年纪太小，听没啥人来讲。阿拉，留辣记忆里那伙是开开心心白白相玩游戏。

记得当年阿拉屋里住辣弄堂里，立夏那天早浪，邻居隔壁个小朋友伙会拿出红红绿绿个纱线来做蛋套。做好仔就拿烧熟个鸭蛋套进去，一般就是咸蛋，挂辣头颈里晃来荡去，互相碰面还要比一比，啥人个蛋更加大。

蛋套哪能做呢？先拿根粗2毫米个线套辣自家头颈浪，两头挂到胸口合适个地方并起来打个结。再拿几根稍微细一点彩色纱线，多少根就看欢喜个网眼大小来定。每根线对折起来有三只半蛋个长短就可以，统统挂辣头颈里个粗线浪，然后开始用相邻个线互相打结组成环型，接头个高低可以用合适网眼大小个物事作标准，一般是2厘米个小木尺老啥。一圈圈结下去，当结到可放得落一只蛋个辰光，就拿所有线头并辣一道打个大结，留下一把线头，剪齐刚好做为漂亮个彩须。

称人呢，从前看啥人分量重就说明“吃价”。到了现在标准就要倒过来了，啥人体重超标肯定毋招势，要减肥了。至于用啥秤，埃歇辰光体重秤只有医院里体检个地方有，普通人屋里肯定是听没嘞，阿拉用个

是米店、煤球店或者小菜场里个大磅秤。我屋里就住辣煤球店楼浪，阿奶是煤球店营业员，每年到了立夏，常常看到弄堂里个邻居带仔小囡来称体重，所以那店里邪气忙，除脱称煤球还要称人，相当热闹。听老人讲，从前乡下头称人用大杆秤，需要双手拉牢称钩，双脚离地。小囡力气小，拉勿牢称钩，就坐辣箩筐里，像称小猪罗一样。我听了笑得肚皮痛。

我印象比较深个邻居是“庄家伯伯”，伊是松江人，住辣对面弄堂里，体重足足200多斤。当年邻居伙讲伊“福相”。伊自家讲：“翻看我福啥，我走路吃力啊。”现在想想，当年大家吃得勿算好，有那能个体重，大概是伊个身体出问题了。

现在我晓得立夏吃蛋、称人那习俗是从三国辰光传下来嘞，是老百姓为了图个“盼头”。吃蛋现在勿稀奇，可以天天吃，最好每天吃一两只，补充蛋白质。现在交关人家屋里伙有人体秤，称人也用勿等得到立夏。还有一种智能秤，勿但可以称体重，还可以测量身体里个脂肪含量，分析是勿是肥胖超重。所以现在到了立夏，或许还有人辣自家屋里安排小囡吃一只蛋，称一称体重，但是小辰光弄堂里个闹猛已经看勿见了。

小辰光过立夏

文 / 侯宝良

弹硌路与老照片

文 / 姚一鸣

戊戌年春，电视台打算拍一部《周家桥》纪录片，想要采访几个老居民。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嘞，应该不算老，但祖辈伙住辣那搭，算是土生土长，几年来又写过一点与周家桥有关个文章，因此有幸参与。

有一位九十高龄个徐老伯一道接受采访，伊1952年搬来周家桥地区，先是住辣长宁路1488弄，后来搬到玉屏南路520弄。徐老伯做过厨师，当过工人，后来辣纺织厂担任保卫科长。退休以后徐老伯积极参加社区文娱活动，还以现时代老年生活为素材自编自演上海说唱。

采访那天，徐老伯带来一张老照片，照片浪是一群小囡辣旧弄堂里合影，背后是一排破旧厂房。那张照片里有徐老伯个四个子女，还有邻居搭仔亲眷个几个小囡，至于照片具体是啥辰光拍嘞，徐老伯已经记勿清了，只记得是听说就要整修马路了，他特地从单位借了一台照相机，想留下一段记忆。徐老伯讲：“后来弹硌路就没有了，伙铺成了水泥路。”辣弹硌路消失前，有勿少居民拿小囡聚起来拍照留念。

弹硌路由卵石、块石拼接而成，透气性、渗水性好，且勿容易积水、硌脚，建筑成本也勿高，是老有上海特色个一种路面。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个烂泥路大多伙改建成弹硌路，最多辰光有六七百条。勿过弹硌路对脚踏车勿友好。辣弹硌路浪脚踏车邪气颠簸，假使有人坐辣脚踏车个书包架上，一段路走下来，屁股就像被打了一顿，被戏称为“吃弹簧屁股”。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弹硌路伙铺成了柏油马路。

有段辰光，辣徐家汇个老街等地还可以看到弹硌路，现在已经基本看勿到了。只有一部分新建景点，还会故意铺一段弹硌路。有次到上海近郊个新场古镇，看到了一长段弹硌路，恍惚感到时光倒流，感觉邪气亲切。

现在马路变宽了，也变平整了，更利于交通，老照片浪个弹硌路并勿是让人简单个怀旧。就像九十高龄个徐老伯讲嘞：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变化真是太大了！

沪语中古语

“坏分”“坏钞”指破财

文 / 叶世荪

古人把破费钱财称作“坏钞”，且多用于客套话、恭敬语。虽说纸币创自宋代，但以“钞”字命名并完善、普及，使之更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是在元代。因此，“坏钞”一词被用于民间俗语是在元末之后了。

元末《水浒传》七回：“什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四十二回：“老子道：‘阿也，什么道理，教师父坏钞’”；明代《金瓶梅词话》二回：

“今日再喜得叔叔来家，没事坏钞做甚么？”明代话本《石点头》：“难道真个独教王家哥坏钞。”

原来的金属货币，无论金银铜铁，不是刻意破毁，一般只会失落不易损坏；而且古代的金属货币，论重量不论形态，银锭凿下一块后，依旧可按余下的重量使用，坏而不废。真正能“坏”掉的只能是纸钞，可见，称破费为“坏钞”是很形象的。

这个“坏钞”有时也写作“坏钱”，《水浒传》十五回：“那里要教授坏钱，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二十三回：“柴进知道（宋江出银

两），那里肯要他坏钱”。

“坏钞”的用法今天还保留在上海话中。但因为上海话中另有一个词“惠钞（付账）”，读音容易混淆，所以除了说“坏钞”，上海人更多的是说“坏分”，而“坏钱”则一般不会说。2005年10月11日，《新民晚报》上刊登程乃珊的文章《老小囡贺友直》，说“那天，谢春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依坏了贺老的分！”上海人说的“坏分”，除了破费之外，还有一层输钱、亏本、损失的意味；因此这个“坏分”到底是谦恭用词还是真心懊恼，是要按语境而定的。

沪语童谣

影子跟我走

文 / 杨建明

我走伊也走
我停伊勿走
我头摇一摇
伊就扭一扭

我手慢慢招
伊也挥挥手

只要有阳光
伊就跟我走

月亮照在身
伊辣脚边留
左右勿定变
忽前又忽后

夜里路灯下
紧跟勿落后
想想有道理
形影好朋友